

二之書叢劇戲外海藝中

劇幕獨

日本三國

野岳

吉隆坡：

——說起來不光是吉隆坡才有這樣一個地方，你走遍馬來亞任何埠頭，都會有這樣的地方的。

在離開街場三條石（三英里）的地方——那是熱鬧的都市以外半山芭地帶，是繁榮達不到的荒僻處，然而，那裏也有着不少人居住着；不過，他們是給幸福，富貴，拋棄於門外的可憐的動物吧了！高貴的人們是很少到這地方來的，雖然他們花園似的洋房也座落在這空氣新鮮的市郊，可是他們出入汽車，除非每天傍晚，拿着球具來這裏寬敞的草坪上運動運動，兩腳是很少沾染這裏的泥土的。

被遺忘，被擯棄在這裏的人們呢？實際上是世界上最所不可少的人，可是他們現在的遭遇却恰恰相反，他們蓋起了房子，自己却睡街頭，修了公路，而自己却在烈陽下徒步求生，做好了汽水，而自己却僅用自來水來解渴。一年四季做衣服，而自己倒又是衣衫破爛，疾病纏綿；另外，更有那終日奔波勞動失去童年天真，無力受教育的野孩子，什麼人間溫暖，家庭樂趣，骨肉團圓，天倫幸福……在他們是從來都沒有嘗到過。這些，這些善良而又可憐的人物的遭遇，不祇是在這種偏僻的角落不爲人所注意，而且是根本出乎人們的料想之外的。

舞台上出現的角落，正是這些人物常常集居的地方——

一條刷着白粉，露出地面兩尺多高的石柱，上面寫了一個阿拉伯字碼「3」，這裏正是三條石。

就在這三條石公路旁幾株大樹下邊，擺下了幾家求生的攤子，正中是一個用沙厘皮蓋起的涼茶攤，主人是人們所熟習的大聲公，大概因爲涼茶生意利薄，他便又兼營了咖啡和香蕉，黃梨等生菓，以及香煙火柴等生意，涼茶是單獨地放在一個四輪車上，賣「笛」（Tea）和咖啡則在一旁另起了一個小爐灶，香蕉生菓掛在沙厘屋前簷下。兩張不相稱的木桌就擺在班駁的樹蔭下邊，周圍環攬着幾張木板凳。

在大聲公攤子的右邊，一株特別粗大年高滿纏古藤的樹下，佈置了一個剃頭攤，這剃頭攤的簡陋是難以想像的，主人就用了兩張麻布釘在兩根木條上，也不另立柱石，便把它綁在那粗大的樹幹上，這樣，那樹幹不但變成了這房子的柱子，更成了這房子的一面有力的牆壁，在這鴨舌帽似的房子下，一面水銀剝落不堪的長方鏡子，放在一個高脚的條桌上，同時又用了一根繩子將鏡子綁在樹幹上，一架特爲街邊理髮製作的高脚藤椅，當然就不偏不依的安放在這鏡子的前面了。其餘的零星用具，如剪刀，剃刀，推剪挖耳刀都放在置鏡子的條棹上，一塊黑污的毛巾，愛惜地把它吊起來晾着，破瓷面盆放在木盆架上，一張補了數塊新白布理髮用的圍裙，規規矩矩地搭在高脚藤椅的靠背，另外在行人比較注目之處用一塊木板貼了一塊紅紙，上面寫着「理髮八角，小童減半」等字，像主人可憐的面孔，在招引顧客的到來。

在這剃頭攤的對面，也就是大聲公涼茶攤的左旁，生意就簡單多了，然而說起來這不可多得的攤位仍是沒有一天空閑過的，從前是一位攤仔補鞋匠，在這裏「做」，攤仔病死了，這裏又便來了一位跛腿妹擺起公仔書攤——跛妹的公仔書並不見得怎樣多，然而她管得倒很好，她並沒有了草地把一塊破油布舖在地上，將書攤開完事，另外她又用油布下面，用一塊大木板架起來，因此書面便向着客們傾斜着，文，武，忠，奸，一目瞭然。攤前擺有兩三張小小的矮凳，那就是爲看客而設的席位。

就在這跛妹公仔書旁邊，靠外的地方，放了一個油紅的木架，上面寫着這樣幾個大大的白色英文字：

Drive Slowly Road Repairs

這是修公路的工人放下的，平常，這裏是車水馬龍，BUS，羅厘，飛馳電扯的，但是因爲三條石橋樑要修，他們便臨時把這路阻斷，另從旁修了一支便道，車一改行，所以這裏便例外的安靜了許多，空氣裏也

沒有過去那麼多塵土了。不過大小軍民汽車的軋軋聲，還是不絕於耳就是了。

(幕啓)

今天是星期六，下午三點多鐘，已經有人出來活動了。

大聲公趁了空閑，正坐在剃頭攤上，修過了面又在「取耳」，理髮匠「羔不鳥」正戴了老花眼鏡，聚精會神，一板一眼地工作，認真而又吃力，每每取出一塊耳髓，便把眉毛一縐，像是在深山寶洞中取出一塊寶石一樣緊張，等取出之後，他又喜於顏表，正經而習慣的放在大聲公面前：「睇下啦，老友記」，眯縫着眼的大聲公便隨着連呼：「好野，過癮！」

公仔書攤後面的矮檯上，跛妹因爲一天生意冷淡，她眉宇間鎖着失望的苦愁，呆坐着，偶而拿起一本公仔書，自己翻翻又把它放回原處，她有些餓了，望望掛在大聲公攤上的香蕉，旋又理智的斷了吃食的意思，又拿起來未縫完的針線活計來做。

蕃薯仔——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，担了一担不小的砂土，背上油光光地流着汗水走來，他把担子放下，用手背揩揩汗水，打算玩一陣。他眼巴巴的圍着公仔書打轉，他想看，然而沒有錢，他戀戀貪饞地盯着那些紅綠的書面，他幻想着那每一本書裏引人入勝的世界！跛妹不理他，然而是在留神着他的行動，當蕃薯仔察知了跛妹的眼神，他便又大模大樣的走開，兩眼大睜地在搜尋着地面，窺望着四方，突然自地上檢起一隻別人丟掉的香烟屁股，蹲上條凳，鬼怪地像老癮一樣地，抽着，造做的咳着。

羔不鳥：（他年已近五十歲，海外做工已廿六年，辛苦半世，除去有了一大把年齡同嗜飲「羔不鳥」咖啡

的嗜好以外，一無所獲，他原先是在市區內擺理髮攤的，但因與其他的華貴的店舖競爭不過，他便不能在市內立足，半年前才搬到這三條石來。他安份守己，沉默，寡言，然而到有時來兩句幽默，沒有什麼慾望，也沒有什麼願望，平平淡淡。他原名梁友新，但是大家都因為他一天三咖啡，另外，人生得又黑又瘦，便起了一個「羔丕烏」的外號給他。）

（抬頭看看天色）——啊，老友記，天晚了，光線唔岩，調轉個頭！

（大聲公體態龍鍾地立起來，羔丕烏將椅子調向外——）

大聲公：（也是五十歲的人了，一生辛苦才有了這點家檔，可是他生來樂觀，心寬自然體胖，肥頭肥耳，恰像那涼茶攤上擺陳的一個瓷佛爺一樣。終日哈哈朗笑，談話聲音洪亮，人樂善好為，他是有家有室而且是子女成行的人，不過因為都是自食其力，不聚居在一起就是了。）（剛又要坐下來眯上眼享受取耳的安靜舒適，但回頭看見蕃薯仔的怪態——）阿蕃薯仔，你又唔去担砂土去了，嚮里度食烟？哼，什麼好事不學，你真是——

阿跛：（剛剛是十六歲，原來是在一家荷蘭水（汽水）廠里做工的，但因工廠設備不好，工作又過於勞苦，致使她害了一場嚴重的「熱病」，熱病所給與她的是四五個月不起床，並且右腿弄成癱跛。家中窮苦，營養自然談不到，於是熱病退除，而腿跛已成難醫，因此，需要活動力強些的工作，再也難做；便承頂了幾十本公仔書，坐食微租，勉強養生。她生來本不醜，或者還稱得起俊俏，在她靜坐不行的時候，誰都難相信她是個跛腳妹的。她的心景也不壞，但祇是稍有女孩子們的嘴巧話多的毛病。）（聽見大聲公又在罵蕃薯仔，也不禁拾起頭來搭訕。）——阿伯呀！睇你認蕃薯仔做你的契仔吧，你比他老母還能管教他。

大聲公：哈哈，阿跛（讀如擺），你唔知道，

這個細老哥真是隻「竹織鴨」，有心肝！他老豆回國去好幾年都沒有信來，他老母才接到同鄉的一封信，說是蕃薯仔的老豆死在重慶啦，哭得要死，今天一早又來這里担砂土，搬石塊的修公路了，可這個衰仔就不知好好的做工，也讓老母心裏好過一些……。

羔不鳥：（也答話了）老友記，你坐下來講啦

！（大聲公坐，羔不鳥重又與之取耳）

大聲公：（還在講）啊！你地唔睇到，剛剛他老母一面担砂，一面又「喊」了，「喊」得幾慘呀。

羔不鳥：都話他生來命苦老（口旁），連坐下來「喊」一場的工夫都沒有！

阿跛：坐下來「喊」？可是一家吃什麼？

羔不鳥：都話吃西北風老（口旁）！

大聲公：喂！蕃薯仔去做工了，去睇下你老母



大聲公：「蕃薯仔，你又唔去担砂土了？嚟里度食烟？……」

啦，等一陣天黑了收了工，好好同他返去屋企，去勸勸你的阿婆，不要成日「喊」，年紀大了，不能太傷心！

蕃薯仔：（他十五歲，短身材，可是言行「氣魄」則完全不像是這年齡應該有的；他是獨子，然而絕沒有獨子的嬌柔。蕃薯仔曾經在婆媽苦心的「計劃下」讀過半年書，其實，半年裏他真正在學校裏的時間，不會多過四個禮拜，其餘的時間便是逃學，頑皮，遊蕩街頭。第二冊開了頭，第一冊又忘得一乾二淨，月前因為和別的孩子打交，用玻璃片刺傷了別人的大腿，結果被馬打抓去，被控以傷人罪，關進鐵籠，這已是入獄的第四次了，可是他平平常常，像是出入於學校一樣，每次脚拘期間，母親從未去探望過他，這全因為母親需要終日操作才能養活年老的婆婆，沒有半天空閑的緣故。

這回從警庭出來，依然沒返去屋企看看。今天他是特地給母親找了回來做工的，他知道了媽的心思——爸爸已經離開他們回唐山九年多，六年沒有音訊，大不了找到他又說說罵罵，再不然就是去見阿婆，他看見媽媽痛哭流淚，表面上無動於中，實際上，他也着實有些難過，祇是他從來就不難過，所以他從來也沒有難過的樣子吧了。今天他也打了工，担砂也担了大半天，想玩玩，所以就放手不做了）（他在這裏有些無聊，本來幾次他想偷偷跑掉的；可是這裏的一堆公仔書，及公仔書攤的小女主人的俊俏吸住了他，他想來想去，想着一肚子的歪心事）

（他難得靜一靜，聽了大聲公的話，不以爲然的又換了個大便姿勢——）唔去！玩玩再講。

大聲公：玩就玩啦，細老哥食乜野烟仔？去睇公仔書啦！

蕃薯仔：冇錢；

阿跛：冇錢，哼，邊個送俾你睇！

大聲公：有問題，我同他俾錢，阿跛給他一部！

阿跛：（有了生意，不覺開心）好，蕃薯仔，你要睇乜野？「紅綠大俠」好嗎？（將書拿起——）

蕃薯仔：（看也不看，立起來）唔要！

阿跛：啊呀，你咁高寶？

蕃薯仔：丟那媽，你老豆唔喜歡，

大聲公：乜野，我同你給錢，你都不喜歡？

蕃薯仔：係，我自己有錢時，我才睇，有錢，唔睇！

羔丕鳥：（玩笑）真係大丈夫㗎！

大聲公：哈哈！

阿跛：（將書丟回原處）哼，爛泥糊唔上壁！大丈夫？

大聲公：好，唔睇公仔書，就去做工，再不然就好好坐下啦！

蕃薯仔：唔坐，丟那，里度一個玩玩的伙伴都有！

大聲公：有，等食過晚飯，這里就熱鬧了，別看這里是三條石，落坡有三英哩，可是等一陣來玩的人好多呢！

蕃薯仔：好多？冇街場多，今晚唔係我老母叫我返來，我就高興了！

大聲公：怎麼高興？

蕃薯仔：在安樂世界門口打仗，約好了，今晚我要同芋頭打交！

羔不鳥：乜野話，細老，打交高興呀？

蕃薯仔：當然了，前日他罵我：「倒吊三日滴不出一滴墨水來」我恨死他，昨天我遇見他，他睇實我，我走上去罵他：「睇乜野？你老豆都唔識得！」他也氣了，約好，今晚打交的，總有好多入睇的！

大聲公：哈哈，你這個細老，真是「壽星公吊頸」嫌命長係嗎——小力點！乜野唔好做，偏愛打交呢？（突然覺得羔不鳥用力大了）呀，羔不鳥，小力點，痛！老友記。

羔不鳥：唔係，你講話搖動，我手不穩定嗎！你不講話，一陣間就好啦，要講話，就難搞了！

大聲公：老友記，知道啦！

阿 跛：（瞪着遊來蕩去的蕃薯仔），阿伯，當心你的東西給人偷波！

大聲公：唔怕，冇乜野緊要，啊，蕃薯仔，你要唔要飲涼茶？飲啦，冇緊要的，你的老母來里處打工，天天我都送她飲涼茶，天熱，火氣大，你飲杯了，唔會同你要錢嘅！

蕃薯仔：（並不領情）唔要！

大聲公：真係呀！我這個涼茶攤的頭家，堂堂大聲公，都買唔到你嘅面，係嗎？

蕃薯仔：噢，我飲點自來水好啦！（說時跑入沙厘棚內）啊，阿公，你的自來水喉響邊度？

大聲公：（調回頭來）係屋後邊。

蕃薯仔：好，我知道，（說時跑下）

大聲公：（回過來）嘩！這個細佬，真是難搞！

羔不鳥：我都話你這個細佬難搞味，老友，你可不可以少講幾句話，我快脆點同你把耳朵弄好，一陣間你有

生意做的時候，免得搞唔店，係嗎？

大聲公：好，好，我再唔講話啦！

阿跛：阿伯，你爲甚麼老對他這樣好呀，你們一有親二有故嘅！

大聲公：（又調轉頭）啊，都話佢地係可憐人啦，你想下，蕃薯仔，是沒人管教的，就是前些時候，他因爲給別的細佬打交，用玻璃片刺傷了人，被關進馬打寮兩個多月，他老母因爲要做工養活阿婆，都沒空閑去探望探望他，細佬哥脾氣雖大，但是人是可憐的，可是別睇唔起這個細佬哥，人心正，將來還要做大事哩，（說到這里，發覺羔不烏在睜大了兩眼，停住手望着他），啊！我，好，我再也唔講一句話啦！

羔不烏：啊，真係難啦，做你這回生意真係難味，我天天同別個剃頭取耳，你睇到的，從來就沒你這樣難搞個頭老，老友記？

大聲公：噤噤，來啦！我再也唔講啦！

（羔不烏重裝旗鼓——）

（這時，從右方走來一個半神經質的人，這是白人鶴）。

白人鶴：（二十八歲的青年，人生來又高又瘦，面皮黃黑，頭髮長亂，眼神無力，人是善良而又懦弱。他是本坡某服裝店的學徒，先前也做過小洋行裏的書記。縫紉學習剛剛出師，不料發現害了「T.B.」及嚴重的貧血症。醫生檢查之後提出警告，要他長期休養，師頭本來居心將其裁退，察知此事，即以命其「好好休養」爲名，將其辭退，他陷入疾病及失業的苦境之後，經濟艱難萬分，平日衣食已經無着，更談不到「好好休養」。因此，他日夜苦慮，近來神經有些失常，生與死正在他體腹之內矛盾着，搏鬥着，他拖拉了

兩只拖鞋走來，兩手緊按着褲子右方的荷包，兩眼搜尋着地面，頭也不抬，口裏低聲自言自語着。（十二塊錢不夠，十二塊錢不夠

.....

大聲公：（泰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）啊，阿白

先生，你又來里度搵錢啦，都話我這里不是黃金地哩！

白人鶴：（抬頭）啊，大聲公，我總有一天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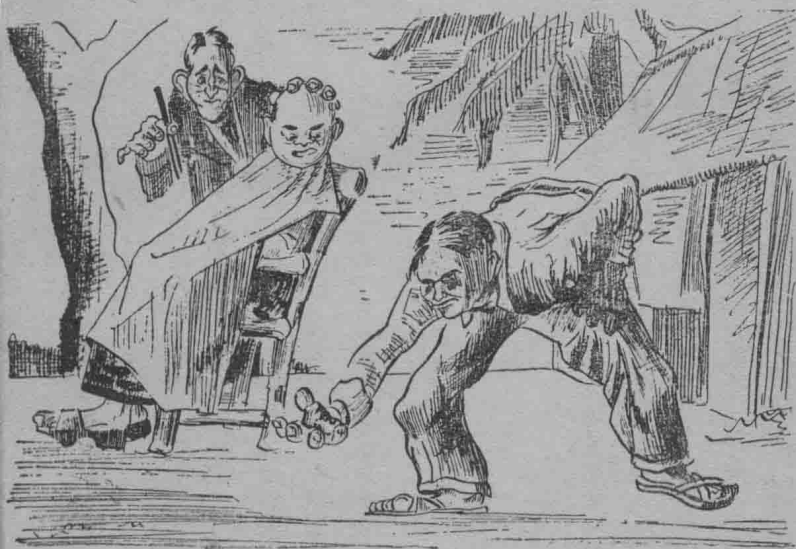
找够一百塊錢的！（又找，自語。）十二塊

不够呀.....

大聲公：醫生館的醫生向你索一百文呀？你已經有了幾多？

白人鶴：我賣衣裳，不吃飯。一共積了十二元了，等够了一百元，我要「好好休養」，這是我們服裝店師頭辭退我的時候講的！（自語）十二塊不够.....

阿跛：「好好休養」？飯都沒得吃呢？



白人鶴：「我總有一天會找够一百塊錢的！」

白鶴人：是呀，搵不到工做，就搵不到錢；不管，沒要緊，現在苦一點無所謂，等我找够一百塊錢，我便「好好休養」了！（檢起一塊石頭，看看又丟掉。）

大聲公：白先生，你要安靜才好，你這種病，不好這麼辛苦到處走的！

白人鶴：沒問題，醫生說我害肺病，T什麼B，還有貧血症，不怕，我有錢了，就可以醫好。哎，「好好休養」！

羔不鳥：（乾脆也坐下來撩天了。）我睇，你還是回屋企休息吧，白先生，一陣間，這裏地上找到了金條，

我去叫你來拿！

白人鶴：不，謝謝你，我要自己去找，我家離這裏很近，我累了我知道回去躺躺！（白說着又蹣跚而去。）

大聲公：（連聲唧唧）可憐，這麼多好人，但是，都是好心有好報！

阿跛：阿伯，這位白人鶴是不是有神經病？

大聲公：係啦，這位白人鶴生了乜野TB，天天要搵錢，天天到處找，搵就搵個正當辦法啦，你想地面上不是砂就是石，那裏有什麼金子，他就死了心，天天在地下搵！

阿跛：他倒活得有勁，沒想到自殺？

羔不鳥：好死不如歹活，躺在棺材裏，不能沖涼，不能吃咖啡烏，死去做乜野？

大聲公：哈哈，世界上都像你這種人，就有屋裝啦！

羔不鳥：嘿，（立起，像唱，像哼，）「石頭都有翻身日，北風亦有轉南時，」我這一輩子就咁啦嘛，來吧！老友，還是——（用挖耳刀做做姿勢，）

大聲公：哈哈，我差不多忘記了；來來！

阿 跛：啊，阿伯，你說剛剛那位白先生，就沒有親人照顧他？

大聲公：有冇！爸爸媽媽全死了，有個阿叔，都唔理佢嘅！

羔丕烏：有個老婆也好啊！

阿 跛：有冇？

羔丕烏：有？睇到人地有，啊，大聲公，老友記，你同他做做媒吧！

大聲公：哄哈，里個喜酒唔容易飲呀！

羔丕烏：里個唔好飲，那麼就（以頭指跛妹，）飲里個啦！

大聲公：對，哈哈，阿跛，將來我要同你睇個好老公，我同你做媒！

阿 跛：阿伯，拿人家開玩笑啦！（她有些喜歡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）

（羔丕烏剛又要動手，——大聲公，笑得咳嗽起來——）

（一個形容失意，滿面灰色的中年人走來，這人叫老溫——）

老 溫：（年已近四十，原來是一個駕汽車的司機，九年前受抗戰號召，去祖國參加神聖抗戰運輸工作，走過西南諸省，勝利後，無所復員，流離經年，逃往廣東家鄉，又被拉丁，最後才又逃返馬來亞來，可是屆住馬來亞的母親，妻子，孩子已不知去向了，打聽了一兩個月，竟無絲縷綫索，以致無所投奔，失業，失家，生活非常艱難，在走頭無路中，前數日，偶爾在一茶館中結識了一位市上爛仔——猴七哥，猴見老溫人品還不壞，便威迫利誘與他「合作」，老溫雖絕對非自己心願，但又無法，也祇好從之順之。今天老溫乃赴約而來，可是他並沒把「做生意」擺上心頭，仍到處在打聽着家的下落。）

（慢吞吞地看看人，走路走得汗水直流，將他的深顏色的西裝上衣脫下。又看看「三條石」那石碑……）
（對不起，請問這裏就是三條石嗎？）

大聲公：（拾頭）哎，是啦！頭家，請坐，飲茶！

老溫：（疲倦地坐下來）

大聲公：飲乜野茶？啡咖好嗎？

老溫：等一陣間！

阿跛：（指着書）頭家，睇公子書？好睇㗎！

老溫：（搖搖頭）等一陣間！

羔丕烏：（看見老溫頭髮長長，胡鬚滿面）頭家，修修面吧！

老溫：（摸摸自己的臉，苦笑）等——一陣間。

大聲公：（爲人着想）等一陣間，好好，坐坐啦，冇緊要嘅！

老溫：（半天空里冒出一句話）吉隆坡的汽車開得真慢。

大聲公：啊，頭家係星洲來嘅！

老溫：（點頭）

大聲公：那麼頭家是到內地來做生意的！做樹膠，還是錫礦？

老溫：不，不，我是——唉，我現在連家都找不到了。

阿跛：怎麼？家呢？

老溫：不曉得！

大聲公：是的啊！祖國一抗戰，馬來亞一給鬼子佔領，好多好多人都家破人亡啊！像你頭家都是這樣，窮人就更多啦！啊，頭家你講你的家原來在那裏？你的店舖是在星洲嗎？

老溫：我——不是頭家！我是做——

（一個衣飾特別，神色驕縱的人上，這是猴七哥）

猴七哥：（三十歲光景，市面上的爛仔，不過年齡稍大了，衣飾較乾淨講究，家道中落從來就沒正當當做過什麼職業，他還有家，但從不管家，也不回家，他機靈聰明，因而常常客串各種搵錢的手藝，某一部影片叫座了，他會去賣黑票，有什麼熱鬧的集會，他會混入人羣去做扒手，碰上善良可欺的人，他又去充騙子，他吃，吸，飲，從來是沒流過一滴從內心發出的汗水的，見老溫已在等）奧，頭家你原來在這裏，喝咖啡？

大聲公：（應聲起立，）係啦，頭家，三條石就係這麼大的咖啡檯啦，先生，請坐吧，飲杯咖啡，巴士車就來了，落坡去係嗎？而今，這裏修橋，車不走里條路，改行那條便道了，好安靜嘅，請坐啦！

猴七哥：好，師頭，來杯咖啡啦！

大聲公：好，就來！（帶着理髮圍裙即去！）

羔不烏：哎哎，老友記！我的圍裙不是給你做廚司用的，放下來啦！

大聲公：呵呵，阿跛，唔該你，你同我幫下手，弄兩杯咖啡好嗎？

阿跛：好，有相干的，阿伯！

（猴七哥盯着阿跛，初爲阿跛的俊俏所吸引，及至阿跛放下針綫，立起，一步一擺地走去弄咖啡時，他方大失所望，）

大聲公：（剛坐好，又一）啊，阿跛，多弄杯來，給羔丕烏我這位老友記飲！

阿跛：（端兩杯咖啡到猴七老溫面前）先生，飲茶！

猴七哥：（叫住又要走去的阿跛，）哎，你——你？

阿跛：乜野事？頭家？

老溫：沒有什麼——（望着猴七）少管閒事吧！

猴七哥：（猴仔轉彎）我們頭家是問你，你的腿？

阿跛：（大方地）我的腿不是在娘胎裏壞的。

猴七哥：（感到興趣）那麼你是怎樣弄的？

阿跛：是在荷蘭水廠打工，壞的，

猴七哥：啊，在汽水廠做工，好啊！

阿跛：（笑起來，）好，「工字」一世不出頭，「有什麼好？

猴七哥：噢，錢賺得多呀！

阿跛：唉，錢倒沒賺到手，腿可是弄壞了！

猴七哥：怎麼，怎麼弄壞的？

阿跛：我們工廠房子壞，天氣熱，害得我害了四個月的熱病，四個月沒起床，腿先癱，後來就跛了！

猴七哥：呀，可惜，可惜，（比什麼都惋惜）你說頭家，那你們頭家怎麼不把工廠的設備弄好些？

阿跛：頭家？頭家祇顧賺錢，還管我們工人死活！

猴七哥：唧唧……你現在做什麼事？

阿跛：腿壞了做不得工，喏，擺攤公仔書攤，搵多食多，搵少食少，有乜野好辦法？

猴七哥：我問你，你，你看你的樣子，還沒結婚吧？

阿跛：（一句真心話，流露出來，）哼，世界上的男人那個不愛漂亮女人呀？我？……（笑了）

猴七哥：（有了主意）奧，奧奧（均口旁），是了，是了。

老溫：（不悅，）猴七，你要討老婆嗎？

（跛妹轉身進內）

猴七哥：不，我是說這麼漂亮的一個女人，跛了腿，怪可惜啊！

老溫：算了吧，連自己都搞唔店，重要管別人？

猴七哥：（還要講，）頭家，你幹什麼這樣不耐煩，生意總得慢慢做呀，我們不能白白花這一趟車費的！

老溫：好，是，反正你叫我怎麼做，我就怎麼做就是了！

（跛妹又端一杯咖啡，置於理髮桌上，）

羔不鳥：唔該！（向大聲公）喂，老友記，得了吧？咳，取你一雙耳，重比打掃兩個屎巷辛苦！

大聲公：哈哈，好了，你辛苦了，我請你飲咖啡烏啦，哎，痛快，過癮，我一個禮拜不挖耳朵，便像塞上一

雙木塞那麼難過，哈哈……。